# 揅經室集

# 揅經室一集卷二

擬

## 國史儒林傳序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弃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

襍治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玄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偽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

濂洛以後遂啓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此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闇合周道也元明之閒守先啓後在於金華泊乎河東姚江門戶分岐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據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閒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敎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我

朝
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
經義實之
聖學所指海內嚮風
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　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
矣
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
其王懋竑等始專守朱子辨偽得真高愈應撝謙等
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
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

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
也且我
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束
身踐行闇然自脩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
皇上纘
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
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逕苟
誤跬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
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
之閒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

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踰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別爲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陸隴其等

國史已入大臣傳茲不載焉

福謹案家大人撰儒林正傳附傳共百數十人持漢學宋學之平羣書采集甚博全是裁綴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館中修史例必有據儒林無索據故百餘年來人不能措手家大人

謂羣書即案據也故　史館循以進
呈聞家大人出京後篋中無所增改惟有所刪原稿
抄存家笥不應入集人無由見然二集中
有將士銓傳一篇集句之式觀之可想也

## 太極乾坤說

天地所共之極舍北極別無所謂極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易繫辭曰易有太極虞翻注曰太極太一也鄭康成注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鄭說雖爲太一行九宮之法然太極即太一太一即北辰北辰即北極則固古說也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則八卦本于四時四時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極孔子之言節節明顯而

後儒舍其實以求其虛何也實者何天地之實象也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卽渾天以北極定天地之儀與周髀相通天圓地亦圓見于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亦孔子言也天地共以北極爲樞天之所轉卽地之所繫其爲極心之中同也非太極不生兩儀兩儀謂天地地圓居中而不墜天旋包之而有常兩儀生四象四象謂四時天具黃赤道與地圓相遊行以成四時春夏秋冬卽東南西北也四象生八卦則因四方以定八卦之位說卦傳帝出乎震以下皆其位也然則乾坤爲天地宜居正南北矣曷由乾居

西北坤居西南也曰此正太極即北極之實象也地體正圓中國界赤道而居北極斜倚乎其北南極入地不能見以渾圓之體論之則但於赤道緯線之內外北極高低有分別耳至於兩極經線如瓜之直痕則處處皆可謂當極之中本無偏也然洪荒既闢及于中古中國之地以黃河橫亘爲起止若執洛陽爲地之中謂其所北之天正當北極則應以洛陽南北地面一綫之經爲最高之地脊其水當分東者向東流西者向西流矣曷由河與洛皆由西而來復東流也觀于河洛之由西而東則中國之地東與海近古

聖人以爲大勢偏乎東矣故河源之西水分東西流處方許以爲當北極經線之中爲地之脊古聖人居中國而考其儀象則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職此之故坤卦之坤古文作巛巛順也此象大地流形由西而東順之至也否則以洛當北極經線則由洛而西皆不順矣此太極乾坤之實象也且洛雖居中國之中然四時之大中則在西南坤所以位西南也且乾尊坤卑乾既在西北則坤必居西南以應之說卦此節定八卦方位于西北正北東北正東東南正南皆明言方位惟于坤兌不明言西南正西者古聖人若謂

中國地勢偏于東河洛以西不盡其地若非以乾當北極倚于西北下臨西南之坤以定地脊置坎艮震巽離五卦于偏東則太極之實象不顯故曰北極即太極也說文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此即古聖人置北極乾兌之西北于虛無不用之精義故造此奇字專施于易但无者以天之西北爲无非以太極爲无也王弼以无注太極虛而不實乃老莊之學故李業興以太極爲有而斥無極爲𠀤學也見魏書儒林傳魏書游雅曰見陳喜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游雅此言闇

合河洛之旨足發天水之義陳奇之駮強辭也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乾隆五十六年冬十一月

起居注日講官　文淵閣直閣事　南書房翰林

國史館纂修詹事府詹事臣阮元奉

詔充石經校勘官臣元校得儀禮十七篇臣謹按儀

禮漢石經僅有殘字難校全經自鄭康成作注參用

今古文後至隋末陸德明始作釋文校其同異今釋

文本又多爲唐宋人所亂唐開成石經所校未盡精

審且多朱梁補刻及明人補字之譌宋張淳校刻浙

本去取復據臆見臣今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
唐石經杜佑通典朱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
識誤楊復圖敖繼公集說明監本
欽定義疏　武英殿注疏諸本以及
內廷天祿琳瑯所收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綜而
核之經文字體擇善而從錄成四卷用付經館以待
總裁加勘時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臣元敬識
福謹案石經儀禮校勘記一卷此其序也在浙
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時此記皆采載彼本矣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儀禮喪服大功章經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

母叔父母姑姊妹自此以下子夏傳及鄭康成注皆爲唐以前人寫校舛誤賈疏不能辨正遺誤至今矣何以言之鄭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按此三十二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固已至于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今列爲傳文者實亦鄭氏所引舊讀之文與上注三十二字相連同爲注文而下與此不辭云云相連皆爲鄭氏注文此三節注文皆當屬于傳文與女君同之下則文詞一氣相生豪無疑義矣鄭引舊讀

曰言大夫之妾云云又曰爲世父母云云下言卽對上言字而成文皆指舊讀也鄭引舊讀而破之曰此不辭蓋鄭破舊說而欲顛倒傳文也自爲者誤分注爲兩截錄舊讀三十二字于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二十一字爲傳文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蓋鄭意謂傳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乃前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之傳文而誤爛在女子子節傳文之下謂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

人而未嫁者也兩句唐以前人寫校麗湊因闌下之文遽疑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有爛而升之爲傳耳今依舊讀則少其字爲不辭鄭謂經文世父母上若依舊讀當有其字依鄭讀則顚倒傳文未嫁逆降又招駁議然不必論此是非但須論鄭注元本傳注如何分别耳至于舊新二說之是非與此無涉也元爲校注疏有見于此又合以金誧之說乾隆五十八年奉

詔校勘儀禮石經欲刪下言至親也二十一字改傳歸注而未敢遽定馳書問之劉君端臨劉君以爲然乃毅然刪之識其義入儀禮石經校勘記中元旋奉

命出督山東學政刻石經者覆校之不敢刪復刻二十一字傳文于碑中繼而程君易田復校襄服謂此二十一字為傳文不從鄭說近時學者又從程說夫程君不從鄭氏文㒷逆辭可也若不知此二十一字非傳文則其舛誤終不可明矣元于十三經校勘記中旣復列正之而別為此篇考而著之夫古籍易誤難明幸有明之者而又屢為他說所奪是可慨也學者乎心靜審之當知所從矣嘉慶十五年夏六月

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

四庫全書新收日本人山井鼎所譔七經孟子考文

井物觀補遺共二百卷元在京師僅見寫本及奉
使浙江見揚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乃日本元板
落紙印本攜至杭州校閱羣經頗多同異山井鼎所
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
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諸本竟爲唐以前別行之
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所齎來古
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于今者唐開成石
經陸元朗釋文孔沖遠正義三本爲最古此本經雖
不全然可備唐本之遺即如周易文言傳可與幾也
古本足利本幾上有言字與李鼎祚集解及孔疏合

疏中共論二字正釋言字也尚書堯典敬授人時古本足利本作民時此唐以前未避諱之驗而洪範無偏無陂陂仍作頗亦在未經詔改以前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曰下有教字敎乃篆文叙字之譌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介作迩迩爲邇字古文所由誤爲介字皆與傳疏所解相合此漢晉以來僅存古字也毛詩殷其靁古本足利本二章作莫敢或遑息三章作莫敢或遑處此承首章加息處二字爲韻甚合而淺人于二章删或字三章删敢字以成四言古人之文不若是纖巧矣又椒聊兩遠條且古本皆作遠脩今

案兩條固非兩脩亦誤蓋首章爲脩次章爲條脩條皆古韻也古毛傳離經單行首章傳曰脩長也次章傳曰言聲古聲馨二字音義可通假之遠聞也若兩章脩條無別毛不應次遠聞一訓于匊篤二訓之後故脩之爲長一訓已明條爲條暢義須再訓詩人就椒之在升在匊者言其香之遠聞非謂樹之枝條遠揚也前漢書禮樂志曰聲氣遠條此卽漢人襲用詩次章語意周禮春官鬯人後鄭注鬯芬香條鬯于上下也卽毛公訓遠條之意又案椒聊二字舊訓爲語助謬矣毛傳云椒聊椒也也字上必脫梂字鄭箋云一梂之實意實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梂也之訓矣亦近云椒撥醜菉菉卽梂也又曰枓者聊枓亦卽梂也詩之吧飢其斛斛每作酥斗求通也是介正此句專爲學風而釋毛鄭皆知而郭璞未詳陸璣妄爲語助

之說然則斯義自魏晉以後皆昧之矣　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爲沽也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乃成文司徒旅歸四布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語說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笄下有帶字乃與注疏合雜記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古本疊西上二字案此古本西上西于門五字乃鄭氏注文古本已誤爲經淺人以文不類經復刪疊字經注相淆久矣春秋經文公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足利本齊上有秋字昭公元年公子比出奔晉公上有楚字義竝

長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公孫務人孫作叔與檀弓合務禺乃異同孫字直誤耳二十六年乃睦于子矣衛師侵外州矣字下多杜注民睦二字傳文無衛字案此義長蓋越師非衛師也論語異同多出皇侃義疏洵爲六朝眞本孟子趙岐章指亦勝俗本邵武僞疏惟孝經多據僞孔安國本爲無足取僞孔序自稱逮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而史記稱安國早卒計安國當生于文帝末年卒于武帝太初以前安能逮事伏生而僞書僞孔序又稱及見巫蠱王氏後案辨之孝經亦僞凡以上經文略爲舉證皆非唐石經以下所有誠古本也傳注釋文正義三者所校更爲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爲重然精核

可采者亦復不少至于書大誥肆哉爾庶邦君古本足利本皆作肆告似亦可從然漢書翟方進傳王莽擬大誥此節正作肆哉則作告乃形近之譌若斯之類宜審辨焉山井鼎等惟能詳紀同異未敢決擇是非皆爲才力所限然積勤三年成疾幾死有功聖經亦可嘉矣我

國家文敎振興遠邁千載

七閣所儲書籍甲于漢唐海外軼書亦加甄錄此書其一也元督學兩浙偶于清暑之暇命工寫刊小板以便舟車印成卷帙諗于同志用校經疏可供采擇

至于去非幷從是仍在吾徒耳目本序文凡例皆從文瀾閣寫本列卷首書中字句盡依元板有明知其譌者亦仍之別爲訂譌數行于每卷之後示不誣也助元校字者爲吳縣友人江鏐仁和廩生趙魏錢塘廩生陳文述

## 曾子十篇注釋序

元謹案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異猶非親受業於孔子者也然則七十子親受業于孔子其言之傳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曾子修身愼

行忠實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今讀事父母以上四篇實與孝經相表裏焉慝之小者毫髮必謹節之大者死生不奪窮極禮經之變直通天律之本莫非傳習聖業與年並進而非敢恃機悟也且其學與顏閔游夏諸賢同習所傳于孔子者亦絕無所謂獨得道統之事也竊以曾子所學較後儒爲博而其行較後儒爲庸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然則爲哀公年閒齊魯學術可以槩見後世學者當知所取法矣元不敏于曾子之學身體力行未能

萬一惟執復曾子之書以爲當與論語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爰順攷十篇之文注而釋之以就正有道竊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又案漢志藏曾子十八篇此先秦古書爲第一本隋志據阮孝緒七錄稱曾子二卷并目錄三卷爲六朝以前舊本或十八篇或十篇無明文此第二本新舊唐書皆作二卷較隋志亡目錄一卷其篇數亦不可攷爲第三本晁氏公武據唐本十篇文盡與大戴記同有題紹述本者紹述即樊宗師字此昭德所據唐本爲第四本昭德之從父詹事公病其文字回舛以家藏曾子與

溼公所藏大戴禮參校且訂正幷盧辨注此宋人以單行曾子及大戴合校本無篇第五本楊氏簡即十篇之文而注之此宋人新注無篇第六本今第一篇為立事而高氏王氏所見首篇皆作修身與今書不同此第七本崇文總目通志略文獻通攷山堂攷索宋史藝文志等書皆載曾子二卷蓋同為一書此第八本周湯曾子音訓十篇此第九本以上九本惜皆失傳無從參校今之所據惟大戴記中十篇耳其自汪晫以下九家雜采他書割裂原文而為之今附錄於後不足數也近時為大戴之學者有仁和盧召弓學士文

弨校盧雅雨通司見曾刻本有休寧戴東原吉士震校刻　武英殿聚珍板本有曲阜孔撝約檢討廣森補注本有高郵王懷祖給事念孫江都汪容甫拔貢中在朱竹君學使筠署中同校本有歸安丁小雅教授杰本元今所注曾子仍據北周盧僕射之書博攷羣書正其文字參以諸家之說擇善而從如有不同即下己意稱名以別之至於文字異同及訓義所本皆釋之以明從違之意又嘗博訪友人商榷疑義說之善者擇而載之時嘉慶三年敘錄於浙江使院

孝經解

孝經緯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緯書家所能撰托益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于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即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

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
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論語此章即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
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
賊子者即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
不厭此首章亦即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
後縱橫兼并秦祚不永由于不仁不仁本于不孝故
至于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于
不知孝經之道也

孝經二字標題乃孔子所自名故孔子曰吾行在孝經太平御覽六百十卷引又藝文類聚二十六卷引 史記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據此諸古籍知經之一字始于此書自此之後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名皆出于此釋道之名其書曰經亦始襲取于此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故大戴記曾子大孝曰民之本敎曰孝此卽孔子授曾子之實據譬如舜之峻德本于孝自親九族至變黎民其敎之所

生皆由于孝周公郊祀宗祀亦然

孝經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知此爲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于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啟其手足亦此道也

論語解

學而時習之者學兼誦之行之凡禮樂文藝之繁倫常之紀道德之要載在先王之書者皆當講習之貫習之爾雅曰貫習也轉注之習亦貫也時習之習即

一貫之貫貫主行事言亦行事故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貫事也聖人之道未有不於行事見而但于言語見者也故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者壹是皆行之也又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此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語實即孔子生平學行之始末也故學必兼誦之行之其義乃全馬融注專以習爲誦習失之矣朋自遠來者如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爲

弟子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者聖人之道不見用于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慍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慍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後世學者於學尚未能時習而妄欲見知於時見用於世或且患得患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君子小人之別在乎此矣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此道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爲史記孔子世家全篇之總論故

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之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始終相應也

有子論爲人孝弟者論語孔子稱子此外惟有子曾子顏子稱子是明明有異諸賢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強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卽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此章之言益兼乎孝經春秋之義也此卽似夫子之言也孔子之道在於孝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一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髮膚保其祭祀永無奔亡弑奪之禍卽有子所云

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也使天下庶人士大夫卿諸侯人人皆不敢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也惟其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經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弒父臣弒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刪叛亂明褒貶春秋論之於已事之後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間所以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實通徹本原之論也其列之於首篇之次章固所宜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者本立而道生一句乃古逸詩句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

本與此一節四句乃孔子語也劉向說苑建本篇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子之言但劉向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尚是漢人傳論語之舊說而又以爲有子言者所以似夫子也劉向在西漢校秘書見傳記百家古說甚多是以建本篇又引孔子曰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觀此益可知論語此二句爲孔子語也又後漢書延篤傳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
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觀此延篤以此節
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爲孔子之言其爲兩漢
人舊說皆以爲孔子之言矣延篤後漢人博通經傳
覽仁恤民其論仁孝也語質而義明足爲論語此章
注解不似後人求之太深而反失聖人本意故東漢
人經說最爲平正純實今錄之後漢書延篤傳曰篤
以病歸敎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
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
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

通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于萌芽終于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

人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弟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元系庾漢人論孝論仁平實如此故元所撰論語論仁論於管仲之仁尤與之合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卽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言仍舊貫也此三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按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貫利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皆訓爲事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云奉承貫行皆行事之義三者皆當訓爲行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一與壹通經史中竝訓爲專又竝訓爲皆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

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廿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至于一壹二字通用之處經史中不可勝舉矣　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卽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卽大戴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孝弟信忠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卽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卽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

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何者曾子若因一貫而得道統之傳子貢之一貫又何說乎不知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子告子貢曰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子曰予一以貫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于行事學聖人也夫子于曾子則直告之于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敎也亦卽忠恕之道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此亦言仍舊行事不必改作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于儒以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近于禪

矣鄙見如此未知尚有誤否敢以質之學古而不持成見之君子

## 大學格物說

禮記大學篇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二句雖從身心意知而來實爲天下國家之事天下國家以立政行事爲主大學從身心說到意知已極心思之用矣恐學者終求之于心學而不驗之行事也故終顯之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事也格者至也身若家國天下之事卽止于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卽有止意履而至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

道也凡經傳所云格于上下不格姦格于藝祖神之格思孝友時格暴風來格及古鐘鼎文格于太廟格于太室之類皆訓爲至葢假爲本字格字同音相借也小爾雅廣詁曰格止也知止即知物所當格也至善之至知止之止皆與格義一也譬如射然升階登堂履物而後射也儀禮鄉射禮曰物長如笴鄭注云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禮記仲尼燕居鄭注事之謂立置于位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葢物字本從勿勿者說文州里所建旗趣民事故稱勿勿周禮鄉大夫五物詢衆庶物即與事

同義而堂上射者所立之位亦名物者古人即通會此意以命名也大戴禮虞戴德曰規鵠豎物履物以射其心端色容正大射儀曰左足履物皆此義也故曰格物者至止于事物之謂也凡家國天下五倫之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處而履之以止于至善也格物與止至善知止止于仁敬等事皆是一義非有二解也必變其文曰格物者以格字兼包至止以物字兼包諸事聖賢之道無非實踐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事也即與格物同道也曾子著書今存十篇首篇即名立事立事即格物也先儒論格物者多

矣乃多以虛義衍之似非聖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論
格物非敢異也亦實事求是而已又案此篇本無闕
失自大學之道至先致其知皆言知止知者必知之
非身行之也直到在格物三字方著實在行事矣既
著實行事復順推其效自知至以至身修乃是實行
所知實行所止之效格物二字不待在格物句始見
篇首先云物有本末然則離本末言物字不可也篇
中本末凡五見一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二則其
本亂而末治者否也三則此謂知本也四則大畏民
志此謂知本也五則德本財末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也凡此五處本末皆不能與物字相離爲說然則物者即身家國天下之事即五倫之事即誠正之事即德財之事事即物也事有終始即物有本末重言以申之也先后者兼本末終始言也若以格物爲心靈窮理則猶是致知際內之言非修身際內之事也要之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即物有本末之本物有本末之物即格物之物不可離不可岐也大學集注格亦訓至物亦訓事惟云窮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窮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爲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又案黄宗羲文定誠與萬充宗論格物亦宗用大射儀物字之義黄君梨洲先儒瞿汝稷以元立亦主此說但元今說與彼不同

卷二終

明堂論

粤惟上古水土荒沈橧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恒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黄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

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于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迹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韍皮椎輪初制惟尚越席後世聖人采備藻黼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

增大輅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葢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勒書一卷以備稽覽括其大恉著于斯篇

## 神農明堂

淮南子主術訓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于胷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太平御覽七十八作播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

終獻功（御覽功作貢文子及北史宇文愷傳同）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御覽寒暑作燥濕）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御覽作不試文子同）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御覽作敎化如神）

元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據主術訓云云是明堂之名始于神農特無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總以明堂為天子所居卽後世郊外明堂也其云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卽

月令天子居明堂以時嘗穀之始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御覽

元案此與淮南子同桓譚時古籍猶多或不專

本淮南也

黃帝明堂

尸子曰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則是黃帝合宮

元案合宮者天子所居各禮皆合行于此故無

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亦卽後世郊外明堂

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元案此明臺當卽合宮中南向之堂

漢書郊祀志上曰申公曰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黃帝

享百神于明廷是也

元案明廷猶明臺其云接萬靈享百神卽月令

以時祈祀之始

素問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

極考建五常

元案惠氏士奇云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

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然則明堂五室始于黃
帝矣

史記封禪書曰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
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
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元案後世郊外明堂之制似卽放此其云四面
無壁以茅蓋與神農時明堂有蓋而無四方正
同

堯明堂

今文尚書堯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

衡以齊七政鄭氏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元案堯時明堂當已分建授受大典故在明堂也

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元案孫觀察星衍云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訓有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即明堂也

桓譚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

聚于此御覽

元案明堂名五府及祀五帝實是舊禮尙書帝命驗云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鄭氏注尙書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足證府名甚古惠徵君棟云周官有天府乃明堂掌陳寶之官取法于唐虞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元案衢室義取四達卽四面無壁之謂

尚書大傳虞夏傳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鄭氏注云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

元案據此明堂五室之制非始于夏

舜明堂

今文尚書堯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鄭氏注云藝祖猶周之明堂馬融注云藝禰也

元案此巡方大典故歸格郊外明堂也文祖藝祖皆指祖考而創爲明堂大室之名周公稱文王爲文祖義同猶後世稱某帝爲某廟也

尸子曰觀堯舜之行於總章注文選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有虞總期李善注章期一也

元案總章總期之義皆同合宮以各禮總于此

表章故名總章以各禮總于此期會故名總期

字異而義則同也

今文尚書堯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又曰闢四門

元案城中朝覲無四門之制此亦指郊外明堂

也四方諸侯來朝大典則於明堂中行之

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鄭氏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

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

堂曰祖宗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昭注云禮祭法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

元案禘郊祖宗四者皆爲配天之祭鄭注明白可據總享五帝五神於明堂則以顓頊與堯配祭自王肅有心違鄭謂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誤以爲宗廟之祭非屬明堂遂致其義不明也

夏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氏注云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先王之禮

元案世室乃明堂五室之中猶尚書大傳所言大室夏特取此爲名槪其餘耳古字世大通故大子又稱世子世叔又稱大叔矣匠人言三代明堂之制皆郊外明堂也自室中度以几以下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非專指明堂鄭注謂世室爲宗廟殆以魯世室例之耳其實夏之名世

室非專爲祀祖即如夏小正爲觀天測時布令之書禮亦當行于世室與舜在璿璣玉衡于文祖同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夏謂大廟爲世室又曰夏后一堂之上爲五室南面三階五室象地載五行五行生于四時故每室四達一室八窗象八節

元案此云一堂之上爲五室世室乃一堂中央之室也較他室爲尊故稱之爲世室世與大皆尊稱之辭成氏以大廟擬之是也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

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元案此自指郊外明堂而言

禮記祭法曰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

禹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

而宗禹韋昭注云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

禮同虞以上尙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殷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

重屋鄭氏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元案鄭注以爲王宮正堂非也此所言仍是郊外明堂之制至于國中寢宮之制止取郊外明堂四面之一向南爲之斷非如郊外明堂四面皆有堂也

大戴禮記少閒篇曰成湯卒受天命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脩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

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

元案此總章卽虞舜明堂名謂郊外明堂也四夷來朝于此者非常典禮不於國中朝廷行之必在明堂以繼舜禹之業周公之明堂朝四夷同此其云先祖之府亦指郊外明堂與堯典文祖藝祖同葢先代典冊亦藏于明堂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元案說文解字云街四通道也此名總街者亦取明堂四達之義

尸子曰殷人曰陽館唐會要明堂下顏師古議引

元案孫觀察云明堂在國之陽以此文知夏商已在東南郊也

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于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御覽

元案此誤以國中南面之路寢爲郊外四面堂之路寢也

禮記祭法曰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

韋昭注云舜當爲嚳字之誤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

元案說見夏明堂下

周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元案此本指郊外明堂與宮內路寢不同故匠人又曰宮中度以尋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

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元案明堂位雖魯儒傳會而此段言周公明堂則必是周初相傳舊典由此知郊外明堂惟向南一面有皐應路三重門其三面惟一門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元案此篇飾字凡六見皆飭字之譌飭字从力古力字作屮所以譌爲巾也觀篇末曰則飭司馬則飭司寇則飭司空皆作飭明此飾亦當同此例爲飭字也明堂天法之所在故天災則于此飭之

逸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

榿春常晝旅內階元階隄唐山廥廳門庫臺元闕

元案五宮卽下五處前四處皆在城中惟明堂

在郊外也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

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

元案明堂中大室爲宗祀之所故以爲文王之

廟路寢亦指明堂而言路與大通故又稱大寢

鄭氏注月令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

大寢北堂釋之是也

孝經孔子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詩周頌我將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孔穎達正義云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配文王于明堂謂大饗五帝于明堂也

元案此郊外明堂祀五帝以文王配也

禮記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國語魯語與祭法同韋昭注云此與孝經異也商家

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元案此言行宗祀于郊外明堂宗祀卽堯典六

宗之祀

尚書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氏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氏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又曰予以秬鬯二卣曰

明禮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鄭氏注云明禮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禮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元案此以文祖即郊外明堂中太廟是也其云明堂祀五帝亦是古禮唯分告明堂與禮廟爲二非是惠徵君曾駁之

詩周頌清廟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元案此清廟即郊外明堂中央大室也周公居攝六年制度大備朝諸侯于明堂即率以祀文

王于此此二事顯而易見者我將之祀文王于
明堂與此有別者此率諸侯助祭禮尤盛也

春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
元案此即郊外明堂明堂以茅蓋屋也若國中
朝左之大廟未聞以茅蓋屋也

尚書洛誥曰王入大室祼王肅注云大室清廟中央
之室

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續漢志注引蔡邕明堂論
元案此亦指郊外明堂而言鐘鼎款識所載伯
姬鼎師毛父敦蔑敦敔敦等銘所云大室蓋皆

謂淸廟中央之室古者朝諸侯祀祖考獻俘馘皆在明堂也

逸周書本典解曰維四月旣生霸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

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袁準正論引

元案此東宮亦指郊外明堂攷工記匠人左祖右社疏引劉向別錄云左明堂辟雍是明堂在左矣

周禮大宰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賈公彥疏云縣治象之法于雉門象魏從甲至甲凡十日斂藏之明堂于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

元案此雉門乃國中之雉門蓋以明堂所藏之治象月吉縣之國中挾日仍藏之郊外明堂也

禮記月令

元案此篇文多不綠呂皆同以此皆古帝無路寢專居明堂布政之遺制周時王居城中路寢此禮未必全行也

舜明堂

禮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鄭氏注云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孔穎達正義云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

元案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淸廟也故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大廟臧哀伯郤以淸廟茅屋爲說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于大廟行之

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

元案此禘即祫也天子禘于明堂諸侯祫于大廟一也惠徵君云成王賜魯重祭而有禘祭止用禘禮禘樂魯無明堂無圜丘之禘但有吉禘時禘皆于宗廟無配天之典雖行禘祭其實祫也

春秋文公二年穀梁傳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躋升也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無天而行也

元案魯大廟猶周明堂明堂天法之所在故曰

無天

春秋哀公三年左氏傳曰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元案天子藏舊章于明堂魯無明堂當藏于大廟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元案天子靈臺在明堂中諸侯觀臺亦當在大廟周禮春官大史云頒告朔于邦國鄭氏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

告而受行之故視朔與登觀臺並書也

泰山下明堂

孟子梁惠王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趙岐注云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

元案此明堂即壇也與他處明堂異制周禮春官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氏注

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卽指此也泰山在齊州齊居天下之中有王者起於山下朝諸侯卽於山上刻石紀號行封禪之禮

史記封禪書曰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降坐明堂

元案泰山下明堂據此西漢時尚存其迹自元封二年秋武帝因公王帶所上之圖作明堂于

汶上後王莽又作明堂于長安泰山下明堂遂

不可攷矣

漢明堂

漢書河閒獻王傳曰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

雍宮應劭云辟雍明堂靈臺也又終軍傳曰建三宮

之文質服虔云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

元案武帝明堂在奉高未嘗立于長安禮樂志

言武帝卽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

太平僅議立而已非實立也河閒獻王所對上

下三雍宮三篇藝文志載其目胡梅磵以為對

三雍宮之制度者是也

漢書平帝紀曰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

後漢書世祖紀曰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

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元案明堂建于長安實始于此非建于武帝時

明矣

三輔黃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辟廱在長安

西北七里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太學在長安西北

七里

元案八當七字之誤益靈臺辟廱太學三者異

名同地俱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
則明堂與三者又分建可知